

重拾消失的16章,《四世同堂》完整归来。本报连线回译者赵武平:

让年轻一代,走进老舍原作

访谈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地在摇曳,起风了。”

在过去70余年里,这句话一直是《四世同堂》的结尾,但它并不是结局。

作家老舍的代表作《四世同堂》前两部相继发表后,第三部《饥荒》的连载因故只进行了一半,后半部整16章始终未发表,后来,《饥荒》手稿散佚,《四世同堂》从此难见原貌,市面上流行的各种版本,无一不是残本。

2013年,翻译家赵武平在美国做研究时,发现了保存在哈佛大学浦爱德个人档案里的老舍和浦爱德合作翻译的《四世同堂》英文全稿,且译稿上还有老舍的多处笔迹。作为老舍研究专家,赵武平根据这份英文全稿,按照老舍先生的语言习惯和风格,历时两年多,将《四世同堂》第三部迄今残缺的21章至36章完整译回中文。今年9月,《四世同堂(完整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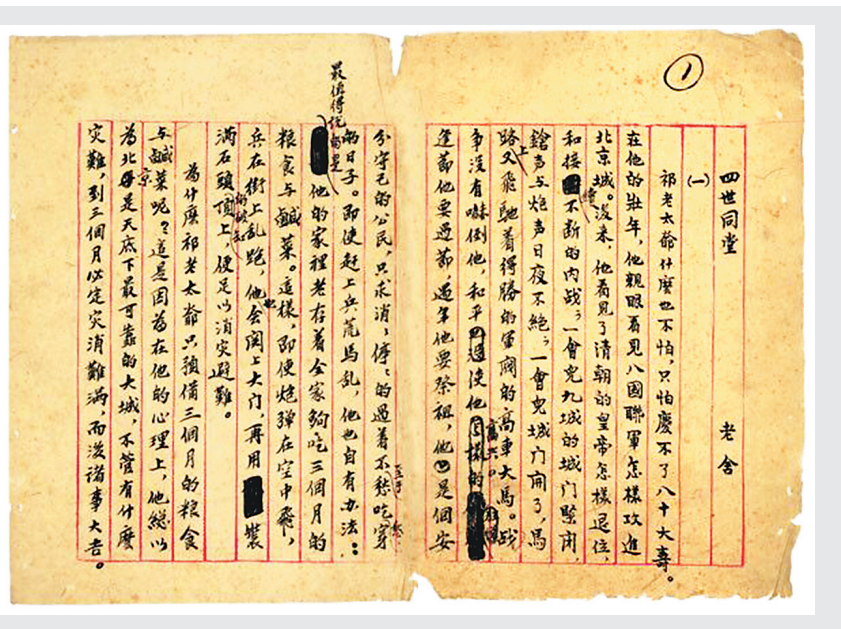
11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远程连线赵武平先生,为读者解读历经70年的缺憾之后,《四世同堂》得以完整回归的故事。



老舍先生



《四世同堂》完整版



《四世同堂》手稿

A 找到文稿,像是阿里巴巴打开一个宝库

记者:您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发现这份英文文稿的?能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您为什么会翻译这样一部作品?

赵武平:2013年5月份,在纽约友人王海龙先生的帮助下,我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阅那里收藏的劳埃德档案中的老舍英文档案。看到档案,简直就如同阿里

巴巴打开一个宝库:这批档案主要是来往书信、手稿、文件和剪报,或者出自老舍手笔,或者是别人所写,都同他有关系。这为我日后发现《四世同堂》英译全稿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应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2015年4月间,经过查资料、调研,我在魁北克当地的图书馆,

找到了老舍与曹禺1946年9月间访问蒙特利尔和魁北克时留下的最早记录之后,又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查阅了老舍1946年秋天在雅斗文艺营写作《四世同堂》期间的所有档案资料。

发现《四世同堂》英译全稿之后,我曾经花了一些时间,将底稿对比了1952年压缩稿而出版的英译

本(The Yellow Storm)(《四世同堂》英译名),结果发现差别非常大,有些章节压缩合并在了一起,有些干脆完全删除了。很显然,如果不根据哈佛保存下来的英译全稿重新翻译出来,这无论对于老舍先生本人,还是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都是有欠公允的,因此我就有了将之回译出来的想法。

B 回译是特殊的翻译:既要化身老舍,又要鉴别文本

记者:听说您在翻译的时候还整理了“老舍词汇表”,对您来说,翻译这部作品的困难在哪儿?

赵武平:回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因为只是利用外语优势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如果只是简单的字面翻译,像十多万字的篇幅,三年前,我从美国回来后,只用短短一个月就完成了。但是,如何在遣词造句,如何把握原著的行文风格,确实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事实上,无论是回译还是复译,毕竟都要经过译者语言习惯和老舍语言风格的转换,而这个过程往往无法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因为“风格即人”,要想让自己化身为老舍,难度太大了。

在从翻译到还原的过程中,我所能争取做到的,关键是在确定老舍语言风格、用词特点和语言表达

习惯的基础上,“循规蹈矩”,或“亦步亦趋”,尽量复原原著的面貌。

比如,在本书中,为表示惊叹,感慨,或者疑问,用了很多的“哎”和“什吗”,几乎可视为老舍文风标志之一,而这些词似乎已从现今人们的书面语里消失了,所以,我在还原的时候,要想找找回来的,还得用妥当。

整个回译的过程中,困难的不仅

仅是如何有效运用老舍的文学语言,而且还有如何识别浦爱德原稿当中的错误、残缺和模糊字迹。目前所见的《饥荒》文稿,系译者自存的英文打印本,毕竟不是经过编辑的定稿,存在着外误、遗漏和前后矛盾之处。也就是说,就未刊稿从事回译,比通常的文学翻译,还要多出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即以文稿释读为基础的文本鉴别和厘订。

C 外国人眼中的老舍:《骆驼祥子》曾是美国畅销书

记者:这部文稿为什么在哈佛大学浦爱德个人档案里?外国人是如何看待老舍的?

赵武平:浦爱德是老舍在美国期间最亲密的友人之一,她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文学翻译家,也是《四世同堂》的英文译者。她出生于山东黄县,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对中国的乡土人情和文学文化都有浓

厚的兴趣与感情,她不光翻译了老舍的作品,还翻译了赵树理、王莹和冯伊湄等许多现当代中国文艺家的著作。

浦爱德去世之后,家人把她的所有文件档案和手稿,分赠给了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其中,老舍的《四世同堂》英文译稿,捐给了哈佛

大学的施莱辛格图书馆,因为那里是美国女性研究的重镇。

老舍是美国大众文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骆驼祥子》译本在1945年出版之后,很快就当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每月读书俱乐部”推荐之书,短短数月之内,就成为当年美国排名第一的畅销书,扩大了老舍在美

国的文学影响力。

旅美国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先生,曾在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中,推荐了许多中国古今作家作品,老舍是列在推荐书目中作品最多的作家。而费正清这本书的销行很广、影响很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差不多成了美国知识分子认识中国的一本入门书。

D 遗失的十六章到底讲了什么? 升华了老舍对未来的思考

记者:这消失的16章在整部作品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如果我们没有阅读过这16章,会对我们理解《四世同堂》有什么影响吗?

赵武平:70多年前,老舍先生在重庆说过,《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在我看来,这部作品讲述的小羊圈胡同发生的一切,已然成为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缩影。

按照老舍的写作计划,当初在《扫荡报》副刊连载《四世同堂》第一部的时候,他已经决定写一部由一百章节构成的长篇小说。其中,第三部《饥

荒》全面展现了老舍对于战争、对于文化、对于人类的未来的深入思考。

如果没有这十万字,以前的结尾是钱默吟先生和祁老人战后重见,祁老人要搞庆祝活动。而老舍先生真正书写的结尾是钱先生登载在报纸上的长篇悔过书。

这封悔过书里没有风景描写,只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控诉、批判,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普遍人性的想象。

如果缺少这些章节,不仅伤害到小说的完整性,也无法完整呈现老舍对于人性和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

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孙洁:
辑佚是对遗失生命的寻找和激活“蓝带布套的绣像本”
始终没有印出来

记者: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四世同堂》吗?

孙洁:《四世同堂》起笔于1944年,完成于1949年。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分。需要强调一下,《惶惑》《偷生》和《饥荒》是前后贯穿的三个部分,类似于“上、中、下”,不是三部曲。

老舍后来在《四世同堂·序》中说明:“本来无须分部,因为故事是紧紧相连的一串,而不是可以分成三个独立单位的‘三部曲’。不过,为了发表与出书的便利,就不能不在适当的地方画上条红线儿,以清眉目。因此,也就勉强的加上三个副标题,曰《惶惑》,《偷生》,与《饥荒》。将来,全部

写完,印成蓝带布套的绣像本的时候,这三个副标题,就会失踪了的。”

然而这个“蓝带布套的绣像本”始终没有印出来,因为《惶惑》和《偷生》按计划出版之后,《饥荒》连载到一半中断了。

还原老舍与今人的对话

记者:赵武平先生翻译《四世同堂》未发表部分有何意义?

孙洁:这次老舍《四世同堂》英译手稿未发表部分经由赵武平发掘、整理、翻译后的重新发表,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史料的发掘、整理、重组,有点像文物的修复,成品虽然不是作品本来的样子,却能指向作品本来的样子,指向曾经被抛弃、也有可能被永远遗忘的文学史的片断。

钱理群老师曾经指出:“史料本

身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创造者的生命)的一种寻找和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

这次《四世同堂》英译手稿的发现和整理,也类似于发现和修补文物的过程,是对遗失的文学史材料的寻找和激活。

既是诗人也是战士的
心路历程

记者:赵武平先生的回译对我们理解老舍先生与《四世同堂》有什么帮助?

孙洁:很多研究者认为,老舍在抗战时期对通俗文艺的过度投入造成了他回归小说创作时个别人物的夸张和变形,钱默吟在小说后半段变

身为一名侠士、地下工作者,和他诗人的身份不相匹配,也是被谈论较多的一个问题。

老舍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小说结尾处借助一篇“悔过书”对钱默吟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原原本本的交代。

老舍热爱武侠小说的少年时代,书写李景纯、丁二爷这样的侠义之士的青年时代,自己义无反顾牺牲一切投身抗战的中年时代,和《四世同堂》具备理想人格的钱诗人是无比契合的。

这也是老舍在很小的年纪就给自己起了“舍予”这个名字的原因。剑气箫心、侠骨柔情,既是诗人也是战士,以钱默吟口吻写的这篇剖白和倾诉,比起“起风了”这样语义含混的小清新结尾,无疑更能镇住《四世同堂》用100万字铺陈的无边苦难和人间悲喜剧。

资讯

小幅国画“写意南岛”

本报讯(记者徐晗溪)重彩泼墨的五指山、姹紫嫣红的昌江木棉、勤劳善良的黎族妇女,仿佛在这一幅幅中国画中,就能领略到不同层面的海南之美。11月25日,“意写南岛——海南省首届小幅国画作品展”在海口市鼎臻古玩城艺术馆开幕,首次集中展出109幅我省画家的小幅国画作品,吸引了不少美术爱好者的关注。

“小幅作品多为性灵之作,首先要笔精墨妙,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小中见大,小中见真,重意、重趣,值得品味。”省美协副主席兼国画艺委会主任曾周说,中国画有其独特的观赏方式,如手卷、册页不仅是一种装裱形式,欣赏时由画家或作品的主人亲手打开,与三五观者分享,在舒卷时、开合间,体味天地气象,更符合中国文人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

“对于画家来说,能否驾驭小幅作品,是其综合能力与素养的具体表现。”曾周说,过去办画展,书画作品多以巨幅大轴的形式呈现,传统的案头把玩形式退回到了文人的闲适清赏之中,忽略了小幅国画的传播价值。“我们这次办小幅国画展,就是为了未来到海南各县市巡展方便,让更多的百姓可以从画中看到不一样的大美海南。”

评弹

分级阅读:
别让“童年的消逝”成必然

儿童阅读越来越受到学校和家长的重视,但大多数家长在为孩子选书时会感到困惑:在浩瀚的童书市场上,孩子在几岁时该读什么书?10月底,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6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为儿童挑选图书时,56%的受访者感到困难,72.7%的受访者表示需要国家有关方面制定参考标准。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提出,“童年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心理条件,与科学、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以及宗教自由一起,大约在16世纪产生,经过不断提炼和培育,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可是,“童年正在消逝,而且飞快地消逝……电视信息环境正在让童年消逝”。

本来,儿童应该有天真烂漫的童年,但在电视、手机等大众媒体的影响下,现在的儿童过早地进入了成人世界。虽然年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但在兴趣、语言、服装等方面的表现都与成人区别不大了。儿童的成人化,意味着“童年的消逝”,用波兹曼的话说,“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化信息的果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

儿童之所以会有童年,重点是儿童和成人的媒介环境是不同的,他们的媒介环境应该经过筛选和过滤,同时适应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进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开放。这也是儿童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儿童分级阅读就是在塑造适合孩子的媒介环境。对孩子来说,分级阅读可以针对其年龄特点有计划地提供书籍,使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充分感受读书之美,细化孩子的阅读能力,培养孩子对书籍的尊重,提高他们的阅读鉴赏能力,并让他们养成热爱阅读的习惯,进而影响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老师、家长来说,是提供了教育选择上的便利;对童书作者来说,则指出了更加清晰的创作方向,让其知道自己的目标读者,以致在写作中,能更加准确地运用语言系统和叙述技巧。

儿童分级阅读,往小了说是提供了阅读选择上的便利,往大了说,就是在拯救孩子们的童年。不过,目前国内对少儿图书分级阅读还缺乏普遍的了解和认同。虽然有一些童书已经标明了“适合×岁儿童阅读”,但是,一来,这不是全国统一的标准,二来,也没有详细的说明,缺乏充分的实践检验。

需要说明的是,分级阅读的标准不能只由专家来制订,而是应该由教师和孩子共同参与。看看孩子认为哪些书很简单,阅读起来很流畅,自己就能够阅读而不需要教师的帮助;看看孩子对哪些书不感兴趣,感到很困惑,读不懂,同时征求教师的意见。这样制订出来的标准或许才更加科学和完善。

当然,分级阅读的标准宜粗不宜细,一方面要着眼于现代出版的新书,另一方面,也要注重传统文化经典,这既是传承中华文化血脉的内在要求,也是传统经典在现代重新播种、再生的必经之路。另外,对于儿童分级阅读标准的制订,不应搞闭门会议,应该抱有开放包容的心态,让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讨论,只有各种见解碰撞,才能催生出一一种具有较强适应性的分级阅读标准。(中青)

关注文化周刊
扫描二维码